中國文的過去與未來

胡懷琛編

世界書局印行



目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緒言

這本小書的名字，叫做中國文的過去與未來。所說到的範圍，不出乎「中國字」和「中國文法。」完全沒有說到「文學。」

所謂「過去，」是有點歷史的性質；所謂「未來，」是有點推測及計劃的性質；但是「過去」與「未來」也不無連帶的關係。研究「過去的歷史」為的是要他幫助解決「未來的問題；」研究「未來的問題，」也須根據於「過去的歷史；」所以說「過去」和「未來」是有連帶的關係，本書的目的，是在於說明中國的字和中國的文法過去的情形是怎樣，將來改革的方法是怎樣。

不過，這件事情的全部份，範圍太大了，內容太複雜了，很不容易說。現在，本書所說的，不是全體，不過是全體中的幾個問題。但覺得這幾個問題，似乎是全體中的幾個重要問題。

這本書，除了首尾兩段而外，共包涵五篇，每篇討論一個問題，每篇各自起訖，也可以說各是一篇獨立的論文。五篇的名目如下：(1)韻語的種類及其影響，(2)縱橫文的內容及其影響。因為在過去的時期內，「韻語」和「縱橫文」很佔勢力，所以把他們解剖一下，評判一下。(3)論中國古代文字中的譯音字。這是我認為是整理「中國字」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所以把我個人的意見拿來說說。(4)改造文字的種種計劃，(5)關於文法的種種問題。這兩件事，在「現在」和「最近的將來」都是很重要的事情，這裏，我也把我個人的意思拿來說說。

我們倘然把這幾個問題解決了，對於「中國字」和「中國文法」的全部份，便可以得到相當的解決，至少也可以得到相當的幫助。就說不能解決，而對於「中國字」和「中國文法」的研究，也可以得到一點參考的材料。

我的希望很有限，只不過希望供給人家一點參考的材料罷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第一篇　韻語的種類及其影響

在中國文的中間，有所謂韻語，佔著極大的勢力。幾乎無論甚麼文，都要用韻語寫出來。從易經中的占卜之辭起，到最近的關帝靈籤，竈君靈籤止，都用韻語。自老子中的閱歷有得的古語起，到最近流行於民間的俗諺格言之類爲止，大都是用韻語。從史游的急就章起，到後來的地球韻言、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止，兒童的讀物，大都是用韻語。其他用韻語的地方還很多。韻語在中國文的中間可以說是佔著極大的勢力。

所謂韻語，到了現在，當然是沒有存在的可能了。但是他在歷史上確

有這樣大的勢力。我們現把他當歷史看：把他分析起來，看他的內容是怎樣，看他在過去的時代爲甚麼有這樣大的勢力，看他和一切的文字的關係是怎樣。

韻語的種類就體裁上說，大約可分三類如下：（1）諺，（2）詩，（3）賦。除了這三類之外，再有變體，也可以附屬於韻語中。

韻語的種類，就用途上說，大約可分爲五類如下：（1）占卜之詞，（2）立身處世的教訓，（3）兒童常識讀本，（4）專門藝術的口訣，（5）記事的詩賦。

現在引實例，看他的內容是怎樣。

（例一）韻語就體裁上的分類

（諺）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見史記蔡澤傳）

從善如登，從惡如奔。（見國語）

活到老，學不了。（今日俗諺）

好漢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同上）

（詩）

鉗像蜈公鉗，嘴像獅子嘴，頭像蜻蜓頭，腿像蚱蜢腿。顏色要相當，毛燥斯爲美。（相蟋蟀訣。見促織經）

莢菜兒生水底。若蘆芽，勝菰米，我欲充饑採不能，滿眼風波淚如洗。（莢菜兒。見農政全書轉錄王磐野菜譜）

淚眼相逢更別離，秋風起處不勝悲。拋家蕩計渾閒事，財散人亡總一時。（天后聖母籤）

爲人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起驚。（今日俗諺。他是兩句詩）

（賦）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歟！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歟！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歟！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歟！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歟！至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荀子賦篇）

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隄，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鯊，脩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張衡西京賦。節錄敍昆明池一段）

則有孤山處士，蕚綠仙人。繞花枝而吟咏，若縞袂之相迎。贈一枝於驛使，分二本於園丁。艷曲歌成，美紅羅之綺麗；羅浮夢斷，聞翠羽之嚶鳴。（事類賦梅）

官府之署，制亦不殊。皆有堂寢，皆飾廡隅。樓習闌楯，梁冒侏儒。館傳壁間，盡塗以水墨不工之畫；戶牖合處，皆寫以混沌初闢之圖。此則未必盡然，予但據其所見而直書者也。貧壁編篠，索綯以完。其上則覆以茅茨，其空則塞以泥丸。有荊棘反出檐端者，有棟宇僅如囷盤者。此

比鳳凰雖不足千仞之舉，而視鷦鷯亦可托一枝之安也。（明人董越朝鮮賦，節錄敍宮室一段）

（變例）（只用偶語不用韻）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工。或咫尺之圖，寫百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歧，莫作連綿之道。主峯最宜高聳，客山須要奔趨。廻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瀉瀑，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是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看頂𩕳，水看風脚。此是法也。（畫學秘訣，相傳王維撰。今節錄兩段）

我們看過了上面這些例，再略加說明如下。

凡是簡短的韻語，其源皆出於諺。諺的產生是很早的。如老子書中的

韻語，大概都是古諺。如「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便是一個例。到後來這樣的俗諺很多。其他簡短的韻語，雖然性質不是諺語，其源也是出於諺語。

韻語的字句比較長些的，而且篇幅很整齊的，就成了詩的格式。不過他只有詩的形式，而不是眞的詩。所以在文學裏不能承認他是詩。這樣的詩的韻語，以司馬相如的凡將篇爲最早。凡將篇七字爲句，全篇無重複字，是敎兒童識字用的。後來史游的急就章，周興嗣的千字文，王應麟的三字經等，都是這一類。不過已由識字課本而變成常識課本了。再有一種詩式的韻語，起源較遲，但流行得也很廣。這種韻語，就是把專門藝術方法，編成七言絕詩，（或他種體裁的詩）如下文所引藝蘭歌之類便是。或用七言絕詩（或他種體裁的詩）來紀事，如南宋雜事詩、藏書紀事詩、日本雜事

詩之類都是。

賦的本身，本來有這樣的性質，就是敷陳其事的意思。以荀子的賦篇爲最早。他的賦，雖然總題爲賦篇，實在也可以分爲五篇，每篇各自獨立。五篇的名目是：禮、智、雲、蠶、箴。（按，箴同鍼，今通作針）前面例一裏所引的一段，就是禮。不過荀子的賦篇還不是完全敷陳事實；到了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左思的三都賦，就比較的偏於敷陳事實了。到了宋人王十朋的會稽賦，元人趙孟頫的吳興賦，明人董越的朝鮮賦，淸人和寧的西藏賦等，就更趨向於全是敷陳事實了。再有一種包羅萬有的彙書，也都做成賦的形式。如事類賦、幼學瓊林等書，他把許多的典故匯聚在一起，而用賦的形式寫出來。這種寫法，幾乎成了他們的通例。

最後說到所謂變體，就是從賦裏變出來的。說他是賦，他却又不用韻。

說他是散文，他却又用偶語。究竟他的性質和賦很相近，所以我們說他是賦的變體。如上面例一裏所舉的學畫秘訣兩段，就是這樣的例。（學畫秘訣中也有幾句是有韻的，但是大多數無韻，這有韻的乃是例外）

（例二）韻語就用途上的分類

（占卜之詞）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易經）

運蹇時乖慶咄嗟，尚期安守秘英華；一時撥霧天重睹，枯木逢春自見花。（竈君籤。見敬竈全書）

一見佳人便喜歡，誰知去後有多般；人情冷煖君休訝，歷盡應知行路難。（關帝籤。見關帝明聖經附錄）

鼠牙雀角暗相窺，暑雨嚴寒起怨嗟；失物不須觀戶外，楚亡楚得又何疑！（天后籤。見天后聖母聖蹟圖誌）

自翦芭蕉寫佛經，金蓮無復印中庭。清風朗月長相憶，玉管朱絃可要聽？多病不任衣更薄，宿妝猶在酒初醒。隔年違別成何事，臥看牽牛織女星。（杭州西湖月老祠籤）（月老祠籤也有不作韻語的，不是一律用韻語）

（立身處世的教訓）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聾字古音與盲爽狂妨等字爲韻）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敦頤拙賦）

我不異人，人心自異。人有親疏，我無彼此。水陸飛行，等觀一體。貴賤尊卑，首足同己。我尙非我，何嘗有你！彼此俱無，衆泡歸水。（紫陽眞人齊物）

但作鴛鴦不羨仙，奸貪浪擲沈郎錢。動人有術君情摯，使鬼能靈我賄遷。橐飽須知仁易種，囊空拚與孽爲緣。黃金買罪眞難贖，揣盡癡淫淚慘然。（戴蘭芬戒淫詩之一。戒狎娼妓）

（兒童常識讀本）

急就奇觚與衆異。羅列諸物姓名氏。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喜。宋延年，鄧子方。衞益壽，史步昌。……姓名訖，請言物：……稻黍秫稷粟麻秔。餅餌麥飯甘豆羹。葵韭葱䪥蓼蘇薑。蕪荑鹽豉醯酢醬。芸蒜薺芥茱萸香。老菁蘘荷冬日藏。梨柿柰桃待露霜。棗杏瓜棣饊飴餳。（餳叶唐）園菜果蓏助米糧。（節錄史游急就篇）

雲騰致雨，露結爲霜，果珍李柰，菜重芥薑。海鹹河淡，鱗潛羽翔。（節錄千字文）

王戎簡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龍，呂望非熊。楊震關西，丁寬易東。謝安高潔，王導公忠。匡衡鑿壁，孫敬閉戶。郅都蒼鷹，宿成乳虎。周嵩狼抗，梁冀跋扈。郗超髯參，王珣短簿。（李瀚蒙求）

稻粱菽，麥黍稷；此六穀，人所食。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王應麟三字經）

靑陽春氣好，立夏是朱明。秋日白藏候，冬則爲元英。（張壽鎬刻幼學歌之一首。四時）

大地橢圓，旋轉如球。東半西半，分五大洲。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澳大利，阿非利加。是爲東半，瀛海環之。鄒衍著論，不盡詭奇。過大西洋，美利加洲。南美，北美，爲西半球。君主民主，差等不齊。公法條約，同類連雞。（節錄張士瀛地球韻言）

萬球廻薄，對地曰天。日體發光，遙攝大千。地與行星，繞日而旋。（節錄葉瀾天文歌略）

地球何形？橘子彷彿。兩極微凹，赤道微凸。地學之家，分爲二則。一講地面，一講地質。（節錄葉瀚葉瀾同撰地理歌略）

太微垣，在勢東南勢北名台位列三。東向少微斜數四，長垣西向數同參。（節錄步天歌）

民之初生，混然元氣。夢夢蚩蚩，人物無異。穴居野處，木食草衣。爰及盤古，開天闢地。……文王西伯，其先后稷。母曰姜嫄，履巨人跡，居然生子，鳥覆以翼。（節錄靈泉遯翁韻史）

（專門藝術的口訣）

同名相加，減由異名。減餘列位，正負不更。若逢無對，依位合并。（朱世傑天元蒙求加法歌）

同名相減，本大名仍。若逢減大，則必變更。有時而加，因遇異名。正負相和，改就原稱。減空歸位，名號翻騰。（同上減法歌）

脉乃血脉，氣血之先。血之隧道，氣息應焉。其象法地，血之府也。心之合也，皮之部也。資始於腎，資生於胃。陽中之陰，本乎營衛。營者陰血，衛者陽氣。營行脉中，衛行脉外。（節錄瀕湖脉

訣轉載四言歌訣）

精選核，早下種。深根短榦，稀料肥壅。（種吉貝訣見農政全書）

正月深藏在谷中，常常遮蓋怕西風；天晴日煖都休出，要仗蒼顏勝似童。（藝蘭歌十二首之一。見近人筆記）

新春菊種不須澆，二月熙和潤一瓢；直待餳簫吹動後，暖風晴日動新苗。（藝菊要訣十六首之一。見近人筆記）

耳小頭圓尾叉尖。胸膛無旋值千錢。（黃漢貓苑引相貓經）

面長鼻梁鉤，雞鴨一網收。（同上）

（敍事的詩賦）（賦見例一，今不復錄）

芙蓉花似醉顏酡，色好爲時苦不多；採取綢繆還織布，澡身浴德勝香羅。（陳坤嶺南雜事詩）

徂徠而外有山陽，餘子文章亦擅長。南駕越裳北高麗，六鼇曉策躍扶桑。（黃遵憲日本雜事詩）

我們看了上面這些例，再略加說明如下。

占卜之詞用韻語，從易經起，以後的牙牌神數，及各種神廟裏的籤，都是用韻語的。他們爲甚麼要用韻語？却不知道。他們除了韻語之外，還有不是韻語的說明。那麼，韻語差不多是等於贅詞。然而還是要用的。

立身處世的教訓，他所以要用韻語，無非是要使人家容易念熟了，隨口可以念出，也就隨時可以應用。這一類的韻語，除了上面所引的各例而外，再有流傳在民衆口上的古語俗諺之類，也有一大半是這樣的性質。又有在舊社會上流傳極普徧的朱子家訓，他雖不用韻語，然全篇是用偶語，就是我們前面第一例裏所說的賦的變例了。

兒童的讀物，要用韻語，惟一的原因，就是容易念熟。舊式的教育，在漢以來，開始教兒童讀書，都是用韻。急就篇就是漢代的兒童讀物。千字文雖

然產生於南北朝，但普偏的用他爲兒童讀物，却不知始於何時。蒙求產生於唐末、五代，作者雖然標明是給兒童讀的，但是實際上讀的人却不多，大概因爲他太文人化了。就是千字文也太文人化了，兒童讀了，完全莫名其妙。這一類的讀物中，以三字經最佔勢力。在過去的六七百年間，幾乎成了兒童必讀的一部書。三字經是宋末王應麟作的，不過自宋至清，屢經他人增補，所以關於歷史方面的常識，一直說到清代爲止。就是最近章太炎也有修改增補的本子，（我只看見有油印本，不知有沒有木刻本）不過不通行罷了。在前清光緒戊戌康有爲變法以後，中國人的思想漸漸改變了，覺得舊有的兒童讀物如三字經、千字文等，都不適用；於是就摹仿這種方法，新編出許多兒童讀物來，如前面所引的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書，大概都是產於這個時候。不過，現在的情形和古代不同，許多複雜的事情，不是

簡單的韻語所能說得明白，所以這種方法可說是完全失敗了。自從有了教科書之後，這一類的讀物就自然被淘汰了，以後也沒有人再作；只有章太炎修改的三字經，是出現於民國以後，然而這一本書幾乎無人知道，也可以想見他是怎樣的不時髦了。

專門藝術的口訣，大概都用韻語，也是同樣的原因，要便於誦讀，而容易記憶。這一類的韻語很多。除了上面所引的各例而外，還有許多，不及徧舉。其中最通行的，爲醫生所用的湯頭歌和藥性賦，恐怕直到現在，凡是學中醫的人，還是要讀這兩種書的。

紀事詩賦，仍是同樣的原因，要人便於誦讀，而容易記憶。不過稍爲繁複一點的事，如何紀得清楚！因此有些地方，必須加了註而後可以讀；倘然不加註，簡直不能讀。所以後來做的人，就老老實實自己加起註來了。做賦

的自從兩都賦、三京賦、三都賦之後，幾乎把他認爲是做地志的一種作法。至如藥性賦等，倒不多見。以外再有清代人的一部小說，名叫燕山外史，全書是用四六的偶語寫的，在小說中很爲特別。做詩的，以記一個地方的雜事爲多，也有述一個時代的野史的。記一個地方的雜事的，有的稱「雜事詩，」有的稱「竹枝詞。」述一個時代的野史，的有的稱「雜事詩，」有的稱「宮詞。」其實性質是差不多的。總之，不外乎是地理和歷史。

以上把韻語的體裁和他的用途都說明了，如今再說一說他在中國文中所佔的地位是怎樣！

因爲韻語的自身，確有一種長處，就是便於誦讀，而容易記憶。他有這個優點，所以人家都喜歡用他，尤其是兒童讀物，喜歡用他。却不知他雖然有這樣一個優點，同時候却有好幾個缺點。第一個缺點，就是稍爲複雜一

點的事情，就說不明白。第二個缺點，就是有許多的事情，被作者作成韻語後，往往改變了眞面目。第三點缺點，有許多的事情本來應該排列得很整齊的，因爲牽就韻語的關係，把他弄得參差不齊。此外想必還有他種缺點，但也不必細述，只是這三個缺點，已很彀了。一個便於誦讀容易記憶的優點，無論如何，敵不過這三個缺點。所以他還是處在失敗的地位。

說雖然如此說，他的無形的勢力還是存在。因爲有一般的讀者，不曾徹底知道他的利弊，往往只見其利，而未見其弊，於是就說他好。這大概有兩個原因，除了他的本身的優點不算，再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因爲古代有人用韻語或偶語，寫了好幾種名著，因此把他的價值抬高了，而一般人就誤認爲這是他的好處。所謂名著，除了兩都賦、三都賦不算而外，再有一部文心雕龍，和一部史通。這兩部書，都是極好的，因

此就把韻語或偶語的價值也連帶的增高了許多，其實，文心雕龍乃是文學原理兼文學史、文學批評的書，史通也是研究史學的論文，只宜於用散文寫，不能用韻語或偶語寫。本來，文心雕龍和史通的作者，都是誤用了工具，卻不知因此反增高了韻語的價值。

再有一個，是作韻語的作者，有時候手腕也很高妙，能充份的用修詞的方法。例如千字文中的「枇杷晚翠，梧桐早凋」確是很好的句子。又如清人所作的西藏賦中間，有「辣冰萊菔，甜玉蔓菁」等句，也是極好。一般的讀者，被他迷惑了，就只知道韻語的好處，而忘記了他一切的壞處。

平心而論：韻語確有便於誦讀而容易記憶的一點好處，在極簡單的情形之下，仍是適用。而古代流傳下來的簡單的作品，也有大多數有永久的價值，我們不能一概否認他。但是，他的短處我們也不可不徹底明瞭。不

然，喜歡他的，很容易受他的惑；不喜歡他的，也不能對準他的要害去攻擊他。

我寫這篇文章，就是要說明這個意思。不過，我寫得不好，嚕嚕囌囌的說了許多話，費却讀者許多的工夫，恐怕還是得不到多少益處罷！但是，我敢說，前面所舉的各樣的例，當他是一種小規模的古董展覽會看，或者略有些趣味。

第二篇　縱橫文的內容及其影響

在過去的中國文中，和「韻語」一樣有勢力的，再有「縱橫文。」「縱橫文」是甚麽呢？就是戰國時候蘇秦、張儀那班人所用的說話的方法，而影響到後來的文學界。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縱橫家的技倆，無非是播弄是非，顛倒黑白，憑其三寸不爛之舌，以博取黃金相印。他們的用意，眞壞極了。不過，他們說話的方法，是很好的。本來是沒有理的事，他偏能說成有理；你的意見本來是如此，他偏能說得你不得不如彼。我們要知道他們的成績是怎樣，只須讀一

讀戰國策就可以知道。戰國策這部書，想是讀者早讀過的，現在爲著便於覆閱起見，不嫌麻煩，再把大家熟讀過的戰國策，引幾條在下面：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

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

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

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尙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秦策）

陳軫就張儀之言以攻破張儀之讒，比用他項說法都要有力。這是「縱橫家」的方法之一種。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

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

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

蘇代僞謂齊湣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秦策）

甘茂自薦於蘇代之前，他這樣的說法，已可算是很妙的了。而蘇代欲薦甘茂於齊，他不先向齊王說，偏要先向秦王說。是目的在齊，却從秦下手。如此一說，不大費力便得到圓滿的結果，而秦王、齊王同受其愚。他的方法比甘茂更要高妙。這是「縱橫家」的方法之又一種。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无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

「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齊策）

靖郭君決意築薛城，已經下令謝客，人家已沒有說話的可能了，更談不到他肯聽不肯聽。然這個人竟能想出這種進言的方法來，叫靖郭君不得不信他的話。這是「縱橫家」的又一種方法。

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齊策）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楚策）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則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策）

以上三人所用的方法大概相同。一個是從自己說起，一個是從旁的事情說起，及說到本題，都不煩多言，而使聽者自然信他的話。三人的方法大約相同，而鄒忌尤合著今日俗語所謂「現身說法。」

以上所舉的例，是「縱橫家」的成績的一斑。這種說話的方法的本身，不能說是不好。不過，被蘇秦、張儀等人用壞了。譬如墨子止楚代宋，也是用這樣的方法；孟子說梁惠王、齊宣王行仁政，也是用這樣的方法。墨子和

孟子用這方法，所得的效果雖然不同，但是用方法都沒有用錯，就是鄒忌諷齊王納諫，也不算壞。可見「縱橫」的方法本身不是不好。不過，蘇秦、張儀等人借用他來欺人利己，那才不好。然而這不能怪工具，只能怪用工具的人。

「縱橫」的來歷，據一般人說，是出於鬼谷子。蘇、張等人都是學鬼谷子的法子。不過，這話很不足信。第一，現在所傳鬼谷子的書，是眞是假，還有問題。第二，墨子在蘇、張之前，已用這種方法，可知蘇、張的方法不是出於鬼谷子。

他們說話的方法，當然是隨機應變，層出不窮，決不能歸納出幾種固定的方法來。但是，大約可以說：千變萬化，總不外乎「緩說」和「急說」的兩個基本法則。

何謂「緩說?」就是明明要說這句話，卻不肯就說出來，先從絕不相干的事情說起，或是從老遠的地方一步一步的說來，或是迂廻曲折的轉幾個灣而後說到本題，或是只說旁的事，對於本題毫不提起，令人不待言而自喻。譬如前面所引的各例中，鄒忌諫齊威王，先從自己說起，趙客勸趙王疏建信君，從買馬說起，都是用「緩說法。」又如趙策有云：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敎。」於是馮忌乃談。

馮忌明明要說，卻故意不肯說，必要等到趙王說了「請奉敎」之後，

他才開口說他要說的話。這也是一種「緩說」的方法。凡是用「緩說」的方法可以使聽的人於不知不覺之中，受了他的迷惑。

何謂「急說?」「急說」就是把全部份重要的意思，提綱挈領的，做成幾句極簡的話，出人不意的提出來；一說令人聽了，摸不著頭腦，而不得不問下文。例如李斯諫逐客書，開口就說：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

他先這樣的下了一句斷語，而後慢慢的說明理由，使讀者讀了這一句話，不得不再讀下文。倘然他要慢慢的先把理由說明白了，而後再下斷語，也許讀的人沒有讀完一半，就要掉開不讀了。所以他就開口先說這一句。這樣的說法，就是「急說法」的一種。又如前面舉例中的齊客諫靖郭君城薛，沒頭沒腦的說了「海大魚」三個字，也是「急說法」的一種。

大約「緩說法」利用曲，「急說法」利用直；「緩說法」利用從反面說，從側面說，「急說法」利用從正面說；「緩說法」屬於陰，「急說法」屬於陽，「緩說法」屬於柔，「急說法」屬於剛。變來變去，總不外乎陰陽剛柔這兩種基本方法。至於從基本方法中化出來臨時應用的方法，那就隨事而異，隨人而異，永遠沒有窮盡的，也永遠沒有相同的。

以上說明白了「縱橫文」的內容，至於「縱橫文」和後來所謂「古文」是怎樣的關係呢？我們再在下面來說明他：

後來所謂古文中，有一大部份稱爲「論說」的，都受了「縱橫文」的影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代的蘇洵、蘇軾，和清代的魏禧。蘇洵和他的長子蘇軾，初到京師，極負一時的文名，當時所謂士大夫，無不傾倒，獨有王安石一見他們的文，便道：「這不過是戰國之文。」王安石這句評語，是極

確當的。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序目也說：「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明允爲蘇洵字，子瞻爲蘇軾字。姚鼐這話，也是說他們的文和蘇張有關係。魏禧很喜歡讀戰國策，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說：「禧，策士之文。」這一句話也極確當。我們現在且看蘇洵的文是怎樣！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

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

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必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

吾觀史鰍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

之用心，固宜如此也。

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我們試看管仲這一個人，一般的人都說他是好的，蘇洵偏要罵他一頓。他罵管仲，當然要說出理由來，不過像他這篇文中所說的理由，是不是充足，他完全不管，他只顧說他的一面之詞；只要他的文章做得好，也很易聳動人，就是有人不服，然而做文章的手腕不及是他，言不達意，或說話不得要領，也就不能駁到他。現在我們再看蘇軾的荀卿論：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乎！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

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

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者，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未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蘇軾評論荀卿，也是只管他說一面之詞。清人儲欣曾反對他的說法，我們把他引來，看是怎樣，儲欣說：

論人有正，有偏。韓子曰：「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此正論也，若蘇子之責荀卿，偏論也。荀誠刻敵，蘇子唯恐不勝，而借其門弟子以周內之，此與明永樂十族之誅何異？濫刑甚矣。劉子政乃心王室，而其子歆，乃爲王莽佐命之臣，父子不相爲謀，況師弟子乎！讀者但取其才鋒橫厲，則可矣；因蘇子之說，廢荀氏之書，甚至聞其名如見怪物焉，何其陋也！

儲欣一面反對他的議論偏激，一面却贊成他的「才鋒橫厲，」這正

可想見前人對於這樣的文章是怎樣的觀念。

在蘇洵、蘇軾以外，凡是作論說文的，多少都受了一點「縱橫文」的影響。而以魏禧爲尤著。魏禧這樣的文，多不勝錄，況且在清代，除了魏禧以外，這樣的文也很多，現在於魏禧以外，另舉兩篇爲例如下：

子房擊秦論　毛際可作

昔張子房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論者惜之。予謂正天之巧於亡秦也。

夫論世者不泥於一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厭秦德久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即令擊之而中，其長子扶蘇，聰明仁恕，又知誦法孔子，一旦嗣位，必能力反始皇之所爲，而斷不流於胡亥之庸且暴，雖有勝、廣之徒，何自揭竿而起歟？蓋秦之亡，以胡亥之得立也，而胡亥之得立，以人不知始皇之已死，而趙高得以居中用事也。然猶李斯持之於前，蒙恬疑之於後，其危不啻千鈞之引於一髮，使其不死於沙邱，而死於博浪，則詔不可得而矯，廢立之權，不可得從中而制也，秦社何至於遽屋耶？

> 予故謂荆軻刺始皇於戰爭未定之日，不幸而不中，而六國以亡；子房刺始皇於兼幷既成之後，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時與勢之異也，皆天也。
>
> 或有詰予者曰：「若是，則子房博浪之舉非歟？」予又謂不然。夫子房發憤於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藉手於力士之一擊，亦安能預知扶蘇之不必得嗣位，胡亥之必至於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斃哉？然而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荆軻之借交報仇所敢望已。

秦國存亡的問題，不是像毛先生說的如此簡單。倘然始皇不死於沙邱，而死於博浪，難保不發生他種變化，怎樣可以斷定扶蘇能安安穩穩的繼立？況且扶蘇繼立了，又安能保得他不國亡？譬如明代的崇禎，不能說他比扶蘇不好，不過也是一樣的會國亡。毛先生又怎樣解釋呢？總之：毛際可的斷語，不是根據事實所下的結論，是照着他個人的思想而下的結論。況且這思想是很不周密的。不過，由他一個人說，却能說得頭頭是道。

我們現在再看另一篇論說：

漢高帝論　　周樹槐作

丁公為楚將，逐窘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而去之。及楚滅，丁公見高帝，斬以徇曰：「後世毋效丁公。」

壯學子曰：丁公死晚矣！然譎哉高帝乎！高帝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丁公為項王臣，不忠，然則為項王臣忠者宜莫如季布。丁公已戮，而季布方購，高帝非能以公滅私者也。然則高帝曷為斬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猶其怨季布爾矣；然而丁公斬，季布終赦者：季布數窘高帝，卒無害於高帝，自以為罪而逃之，則非高帝之所甚惡也；丁公能窘高帝，能釋高帝，自以為德而謁之，是則高帝之所甚恥也。不然，鴻門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而封之，其有詞於後世也哉？

周先生拿自己的思想揣度漢高帝的心理，雖然說得很像，究竟漢高帝的心理是不是如此，也不能根據周先生的這篇論文而斷定。然而他也

一樣能轂成爲一面之詞。

蘇洵善學「縱橫，」和王安石看出他善學「縱橫，」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現在再看清人王慶麟對於他們二人的評是怎樣。王氏的文也是「縱橫文。」

王安石蘇洵論

王慶麟作

士有不幸而得志者，王安石是也；士有幸而不得志者，蘇洵是也。

安石志行皎潔，根本盛大，言事書及諸箚子，言言經術，非洵所能及；諸新法皆先王舊章，得人以行之，實足救世，而當日在朝諸臣，才之大，實未有對安石者，故卒爲小人所乘，身名俱裂。向使抱書以老，後之學者宗仰遺文，有不欷歔嘆息於宋室之不幸，不得斯人爲救時之相乎！

嘉祐初，洵出山以干諸公，歐陽修、曾鞏輩皆有虎率以聽之意，惟安石薄之曰：「此戰國之文耳。」余讀其書，尙威而輕言戰，幸而其言不讎，設朝廷以後之用安石者用洵，吾知變遂

而禍大，後世之詬誶當有甚於安石者。

洵著辨姦，世驚其知，余獨非之。夫以衍、杞方安石，亦可謂儗不於倫矣。究其所爲姦者，不過曰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耳。今夫獲巨盜者，必得贓證，乃可具獄，未可懸決其後日之將爲盜，而先窮鞫之者也。安石刻勵清苦，本諸性生，若欲以囚首喪面者指爲悅人而肆其姦，而與自宮之豎刁，殺子之易牙，同律而科罪，不亦怪乎！洵特挾私憾而妄言之，不自意妄言而眞中也。

後蘇軾在朝，力詆伊川之姦，蓋襲其父之故智，以倖一中，而竟不中也。是蘇氏之家學也。

或曰：「然則安石賢乎？」曰：安石信古而不通今。即洵，亦賢者也，其學通今而不師古。兩賢一用一不用，千載身名，判若薰蕕。嗚呼！後之人有過於兩賢之學，始可以得志不得志爲忻戚也。

舊的所謂「古文」中的論說，雖然不是篇篇如此，然可以說大多數是如此。我們追本窮源說起來，就是一句很簡單的話：「他們是受了縱橫

文的影響。」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縱橫」的自身不能算壞，只是被蘇秦、張儀等人用壞了，在蘇秦、張儀之後，又被學的人學壞了。在蘇、張等人，靠著「縱橫」欺人利己，這話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的，至於後來的「古文家，」他們學著「縱橫」的方法，用偏激的議論，評論已經死了的歷史上的人物，他們的用意，却和蘇、張不同。他們得不到多大的利益；最好的，不過是博得一個能文的虛名，不好的，簡直是無聊的消遣。

不過，他們的害處倒是有的。就是他們的勢力所及，養成一般人「論事喜歡偏激」的習慣。這種習慣是極普徧的，是極深的，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革除掉，或者可以說完全沒有革除掉。

第三篇　論中國古代文字中的譯音字

中國古代文字中有不少的譯音字。但是，都夾在原有文字中間，很不容易看出。其中爲一般人所能知道的，如「單于」爲匈奴語譯音，「可汗」爲突厥語譯音，「葡萄」爲希臘語譯音，「塔」爲印度語譯音之類，不知有多少。但是從來沒有人把他們搜集起來，供給人家的研究。

再有許多，雖然是外來的語言，但一般的人都不知是外來的，而把他當爲中國原有的。其中如江蘇省浙江省的「省」字，就有人說，是蒙古語。在元以前，沒有「省」的名稱，只有郡、縣、道、路等稱謂。「省」是從元代起

頭，而且拿他做區域的名稱，也沒有意義，所以說是蒙古字的譯音。

像這一類的字，還有很多。但是以前似乎沒有人研究。我們現在要研究起來，也很吃力。我在民國十七八年時，研究一個「答」字，費了幾個月的工夫，做了一篇答字說；在民國十九年，研究「骨董」二字，費了兩星期的工夫，做了一篇骨董解；此外隨時讀書，又做了一些關於譯音字的筆記：現在把他們統抄在這裏，算是舉例，以爲讀者舉一反三之助。至於原來是用淺近文言寫的，現在照樣畫葫蘆，讀者恕我偷懶，不曾把他翻成白話，任人笑我爲「滕文公」，我所不計也。

答字說

余作此文之目的，在證明墨子書中之「荅」字爲譯音字。然古書中之荅字，其情形極爲複雜，當分爲「畣」「對」「荅」「答」四字言之，絕對不容相混也。今分別說明如下：

（一）必須作畣者。此字見於爾雅。「畣，然也。」釋文：「音荅。」郭註：「畣者，應也。亦爲然。」今人以爲荅字之古文。按，此字郭註以爲應，誤也。爾雅原文：「俞、畣，然也。」郭註引禮記：「男唯，女俞。」唯俞皆肯定語，而俞、畣並列，畣亦肯定語，非動詞也。今人因郭註爲應，又因釋文音荅，遂以爲荅字，（指問荅之荅）古文，非也。

（二）必須作對者。古書中問荅之荅，皆作對，無荅字。今人通作答，誤也。詩：「聽言則荅，」新序（雜事五）漢書（賈山傳）引詩，皆作「聽言則對。」今詩作荅，爲後人所改也。孟子：「有問荅者，」當亦如是。書洛誥：「奉荅天命。」大傳（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引）作對，僞孔本改爲荅，非也。曹憲廣雅音亦云：「今人以荅字爲對，失之矣。」

（三）必須作荅者。此字見說文：「荅，小尗。」即小菽，即小豆也。廣雅亦云：「小豆，荅也。」然則小豆又爲何物乎？齊民要術：「小豆有綠、赤、白三種，豍豆、豌豆、𧍑豆、亦其類也。」又據羣芳譜（穀類四）諸豆均西域種。然則「荅」爲西域豆之稱，「荅，」譯音字也。

（四）必須作答者。篇海云：「竹笝也。」集韻：「笝，又作箚，又作笚，音魶。維船竹索也。」亦形聲字。必須作答，不可混作荅。此字晚出，且字無定形，疑是譯音。恐爲唐時南蠻語。

(五)無定形者。據余所知，共有七字。然大半皆譯音。分述之如下：

(1)荅布　史記：「荅布千疋。」（註）疊布也。前漢書貨殖傳：「荅布皮革千石。」（註）荅布，白疊也。謂麤厚之布。漢書又作白荅。（註）白疊也。按此荅字當爲譯音。

(2)荅遝　見漢司馬相如遊獵賦。史記作榙樑。果名。似李。當亦爲譯語。

(3)荅臘鼓　見羯鼓錄。爲龜茲樂器。是爲龜茲語譯音。

(4)荅都　見新唐書南蠻傳。意謂白鴿。樂歌篇名。係驃國所進於中國者。

(5)拉荅　見晉書王忱傳。「拉荅者，有沈重之響；嗓閃者，有淸勦之聲。」拉荅當時俗語。不知何義。

(6)答　器名。史記貨殖傳：「麴鹽豉千答。」（註）或作合。器名。有瓴。

(7)渠荅　見前漢書晁錯傳。「布渠荅。」（註）渠荅，鐵蒺藜也。是渠荅亦可作蒺藜。（實誤。詳見下文）

總觀上文各說，中國古無「荅」字。「問荅」之「荅，」只作「對，」不作「荅」也。古亦無「答字，」「答字」至唐以後始有也。而除「畣」「對」而外，其他作「荅，」或作「

答」者，皆譯音字也。然則墨子書中之荅字可得言矣，

余以爲墨書中之荅字當作「荅布」之「荅」解。即「籧帳」也。因以荅布爲籧帳，故稱曰荅。試於下文詳言之。

備高臨云：爲高樓以射道。（孫詁云：疑當作適。余按，適爲敵字假借）城上以荅羅矢。（孫詁云：羅疑當作絫。余按，以荅羅矢，荅厚幕也。如所藉幕是也。藉幕見備梯篇，舊作慕，畢校本改作幕，又見備穴篇，原作莫，畢註云：同幕）

又備梯篇云：施荅丌（同其）外，畢註云：施幨蓋之，是也。

又備蛾傅云：荅廣縱各丈二尺，以木爲上衡，以大麻索編之，染其索塗中，爲鐵鏁鉤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傅城，燒荅以覆之。（據孫詁本校正）

按，此謂以粗厚之布，張爲籧幕，以待敵人。敵人緣幕而上，則燒幕以覆之。

備蛾傅又云：荅廣丈二尺，口口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孫詁，三爲槮字假借音。言爲荅之法，以木兩端相銜接，以尺爲度，不可鱗次不相覆也。

按，此謂數層粗布相覆疊也。

備蛾傳篇又云：荅爲格，令風上下。畢校，孫詁，均未詳。

夫不知荅爲粗厚之布，則此句自不可解。今按，格，方罫也，如窗格子。篷幕易爲風捲去，故爲格，使風能透過，而幕不損也。

雜守篇云：梯渠十丈一梯。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諸外道各要塞，以難寇。

按此節首言梯與渠之數，（渠塹也）謂每十丈則有一梯，次言渠荅之大略數目。（荅在渠旁故曰渠荅）謂每二百五十八里，則有荅一百二十九。卽每二里有一荅也。荅，卽守望之營帳也。（註二）

中國古兵家無營帳，營帳爲匈奴物，故知墨書中之荅，爲匈奴物，而「荅」字則匈奴（謂漢時匈奴）語之譯音也。

惟再有一事必須辨明者：漢書晁錯傳，有布渠荅云云。註，渠荅，鐵蒺藜也。按墨子書中亦有「蒺藜」然墨書中蒺藜二字，與荅無關。是不可不辨，以免讀者誤會。今分述之如下：

（一）鐵蒺藜　蒺藜爲植物名，生道上，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小，有礙人行。後軍事家

著鐵爲之，以布敵路上，故曰鐵蒺藜。

（二）墨書中之石蒺藜　備穴篇有石蒺藜云云，是以石爲蒺藜也。同篇又有戶穴有兩蒺藜云云，其用亦同，而其字形則作蒺蔾。

（三）墨書中之疾犂　備城門篇云：以木大圍，丈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亓中，（亓同其）而合幕之，而藉車投之，爲疾犂。又備梯篇云：而一疾犂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原作蒺藜，畢校本云：當爲疾犂是也）

按此二處所云疾犂與前所云蒺藜，其義有別。蒺藜者，以亂石布地以阻敵人之進行也，疾犂者，大概以石爲彈，以擲敵人也，故曰投云云。

（四）渠荅　渠爲一物，塹也。荅又爲一物，守望之營帳也。荅在渠旁，故曰渠荅，然漢書注以渠荅卽鐵蒺藜，是誤會也。而或於墨書中疾犂，蒺藜，混合不分，是大誤也。

骨董解

今金玉珠寶之類，通稱爲「骨董」，又作「古董」，又作「汨董」。王漁洋香祖筆記云：「古董字，東坡作骨董，晦庵作汨董。」可知字無定形，「骨董」最早，「汨董」次之，「古董

」爲後人所附會也。

「骨董」二字甚奇。自來無確解。一說爲「古銅」之轉音。然「骨董」所包涵者甚多，不僅爲銅，此一可疑也。古銅器通稱爲「金」，如金石是，不稱爲「銅」，此二可疑也，

一說爲「零雜」之義，取飲食雜烹之謂之「骨董羹」。霏雪錄「東坡嘗作骨董羹。」仇池筆記：「羅浮潁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金石珠寶之類稱「骨董」，亦取零雜之義。然零雜何以稱「骨董」？仍不可解。

如作「古董」，則「古字」字可解，而「董」不可解。況「古董」二字尤爲後出乎！

余竊以爲「骨董」二字非中國語。蓋唐以來所謂「西域賈胡」者，專以寶物販賣於中國，凡奇物異器非中國人所能識者，「西域賈胡」輒識之，其事見於唐人小說者，不一而足，余嘗以見聞所及輯得十餘條，已別爲文說明之，可見其販賣寶物之盛，此種賈胡，非波斯人，即阿剌伯人，然則「骨董」非波斯語，即阿剌伯語，其意卽謂「寶」也。蓋始於唐時，然爲俗語，未入文字，至北宋蘇東坡時始入文字。

余謂「骨董」二字爲譯音語，有三說焉：「骨董」二字無意義，且二字連讀，類外國語，

一也。或作「骨董」，或作「汩董」，後又訛爲「古董」，字無定形，頗類譯語，二也。「骨董舖」之市招只作「古玩」，不作「骨董」，蓋在當時以爲外國語不雅馴，故不以爲市招，直至今日而猶如是，使中國原有此稱，何以「骨董」不以入市招？三也。

然則「骨董羹」又何說乎？曰：「骨董羹」者，「百寶羹」也。爲衆味具備之意。百者，極言其多也。今日有「百寶飯」（或作八寶飯，非是，應以百爲正）其名正與此相類。而胡語謂「寶」爲「骨董」，故稱爲「骨董羹」云。如此則「骨董羹」三字亦得確解矣。

總之，「骨董」或爲波斯語，或爲阿剌伯語，或譯作「寶」，或譯作「百寶」，始行於唐而盛於北宋以後。

余以「骨董」二字之不得其確訓也，因作此文以解之。

「荅」字和「骨董」二字，都是我們所習見的字，誰知他們都是外國語的譯音麽！

筆記四則

淮南子主術篇：「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高誘註：「鵕鸃，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也。」孫詒讓云：「趙策作黃金師比，史記匈奴傳作黃金胥紕，索隱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延篤云胡革帶鉤也。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黃金帶頭也。漢書匈奴傳作犀毗，師古云胡帶之鉤也，一曰鮮卑，一曰師比。」余按「師比」「胥紕」「鮮卑」」「犀比」「犀毗」乃胡語譯音之歧異也。其實物即胡帶之鉤，淮南高註「私鈚頭」「私鈚」即「師比」、「胥紕」之類，而多譯一「頭字」；淮南原文「鵕鸃」「鸃」讀如「濤」與「私鈚頭」相較，「鸃」字即「頭」字，而少譯一「鈚字」。故與趙策、史記、漢書不合。總之，「鵕鸃」為東胡語之譯音也。

孔雀，於中國書始見於楚辭少司命：「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王逸註：「孔蓋，謂以孔雀之翅為車蓋。」清人徐延旭越南輯略安南土字：「𫛛，」音公，孔雀也。余按：「𫛛」「孔」本是一音。孔雀非中國產，是「𫛛」為越語，而「孔」為譯音也。

今廣東茉莉花，晉稽含南方草木草狀，及唐段公路北戶錄，皆作「末利。」草木狀謂為「自胡國移至。」北戶錄謂：「波斯種，移植中夏。」然則「茉莉」二字為波斯語之譯音矣。

「茉莉」二字亦無定形。洛陽名園記作「抹厲」，洪邁作「末麗」，此蓋爲譯音字之通例。南方草木狀又以「耶悉銘」花與「末利」並言，北戶錄亦舉以與「末利」並言而作「耶悉弭」。此花大抵與「末利」相似，亦波斯語譯音。又「小茴香」本波斯種，又名「蒔蘿。」「蒔蘿」譯音也。「無花果」又名「阿駔」（音楚）「阿駔」爲波斯語亦譯音也。（見本草綱目）

今日通行之「玻璃」二字，實爲印度語之譯音。梵書作「塞頗胝迦」又作「頗胝」又作「頗梨」。惟其實物則非今日之「玻璃」，乃今日之「水晶」耳。今日「玻璃」二字是借用也。

以上四則所言，有東胡語，有越南語，有波斯語，有印度語。除了「鵔鸃、」「蒔蘿」「阿駔」爲不常見而外，其他「孔雀、」「茉莉、」「玻璃」都是常見的字，但一般人都沒有注意到他是譯音。可見這些譯音字混雜在中國字裏，不但時代很早，就是字的結構也有一部分中國化了。

把他中國化，大概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把譯音字加一個偏旁。例如「目宿」還有外國語的痕跡，一經改爲「苜蓿，」外國語的痕跡就沒有了。「槖駞」也有外國語的痕跡，一經改爲「駱駝，」便沒有了。上面所說的「末利」和「茉莉，」「頗梨」和「玻璃，」都是這樣。直到現在譯西洋的「鋅、」「鋁、」「銻、」「鐳」等字，還是用這個法子。英文的 Diamond（通稱爲金剛鑽）嚴又陵譯作「玷猛，」（見穆勒名學）他也是用這個法子。他的目的，無非是要消滅翻譯的痕跡。（我並不是主張翻譯外國語要用這種方法，這裏不過當他是歷史的研究）

第二種方法，就是把譯語底下加起中國語來，造成一種中外合璧的語言。例如「懺悔」二字，「懺」是梵語的譯音，他的意思就是「悔，」現

在却把「懺悔」二字連在一起來用。又如「卡片」二字，「卡」是英語 Card 的譯音，他的意思就是「片」，現在却把「卡片」二字放在一起，合成一個名詞。這樣，翻譯的痕跡也就消滅了。像這樣的例，我們再抄近人陳裕菁的蒲壽庚考一條如下。這一條也是很有趣味的材料。

> 今通商大埠粵妓之接西客者曰「鹹水妹。」其名稱起原，說者紛紛，顧無一當。有謂係英語 Handsome 之音譯者，殊近牽合。考波斯語妾曰 Hamsui 其音極類「鹹水。」疑唐、宋時蕃客多以華女為外婦，相沿既久，漢人遂譯 Hamsui 曰「鹹水，」而加以粵人通用之「妹」字，以成今稱，未可知也。

「鹹水」二字是不是波斯語的譯音，雖然還不能確定，然這話不是沒有相當的理由。如今假定他是對的，那麼，「鹹水」二字下面加一個「妹」字，正可以和「懺悔、」「卡片」等中外合璧的語言互相發明。

以上關於譯音的字，雖然還沒有說到好幾個，但是所費話的已不少了。如今總結上文：我們倘然不要整理中國的舊文字，或研究中國的舊文化，那就不必說了；倘然是要，那就必須有人做這種工作。我這一番話，就算是這種工作的發端罷！我們看了上面的例，知道了混雜在中國文中的外國語，是有這樣的情形，那麼，有許多的外國語，一直被人家誤認爲中國語的，我們也可以次第發現了。

第四篇　改造文字的種種計劃

中國文字的構造太複雜了，文法的組織也太無規則，所以在白話文沒有通行以前，要將文章寫得通，簡直是不容易。就說能彀寫得通了，還是不適實用。這種弊病，自從白話文通行以後，已經把他完全推翻了。不過對於常用的字，還是嫌其太複雜而難學；如不想教育普及，那就不必談了；如要想教育普及，就應當想法子把文字改造一下。

現在已經有多數的人，感覺到這一點是必要的了。大家也都很努力的做這種改造文字的工作。不過，怎樣改造？換一句話說：用甚麼方法改造？

這却是各有各的說法，而不能一致。現在把我所知道的各種的計劃分別開來說說：

一 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舊稱為注音字母，就是根據中國原有音韻，據原有的「說文部首，」加以研究而創造出來的一種拼音字。這種拼音字，創造的時期很早，最近又加以修改，在各種改造文字的方法中，這一種研究得最精密，勢力也最大。坊間所出的書是很多的，詳細的情形如何，讀者可以隨便參考一兩種書，恕我在這裏不多說了。

二 國語羅馬字

這種計劃，是用歐美通用的二十六個字母來拼成中國音。贊成這一種計劃的人也很多。坊間已出版的專書，據我所已經見過的，有郭後覺的國語羅馬字，黎維嶽的國語羅馬字，其他當然是還有，不過我所未見的，就恕不臨時去找來了。好在我這裏是舉例，並不是開詳細目錄，是無妨遺漏的。

三　中國新字

這種拼音字，和「注音符號」用意相同，但所有的字母，並不是根據說文部首來的，是自己無所依據的創造出來的。關於這種拼音字的專書，據我所見過的，有福建人盧戇章著的中國新字，廣東人鄭振靈著的簡易新字二書。他們出版都很早。中國新字出版於前清光緒二十四年，簡易新

字出版於民國元年。不過，在當時候沒有人注意，不但是沒有實行，連這兩種書名，知道的人都極少。到民國十七年，有吳南凱在新聞報上發表一篇中國新字的商榷，頗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同時馮鐵生、錢玨孫、戴景素、陳光堯等人都加入討論。不過，不久就消散了，沒有甚麼成效。吳南凱另有一本說明「中國新字」的書，比他在報上發表的文章說得要詳細得多。

四　簡字

所謂「簡字」，就是把流行在普通社會上的俗字，或舊書中的古字，揀筆畫簡單的拿來用。拿簡體的字，代替通行的繁體的字。主張這種辦法的，在前清時有狄楚青，他在時報上曾經提起這件事。在民國初年有沈信卿，他在申報上也提起這件事。後來錢玄同也主張這樣的辦法。不過，他們

在報紙，雜誌上的文章，都比較的簡短一些，沒有充份周密的計劃。在當時人家也不十分留意這種說法。到民國十七年，又復活起來。陳光堯運動得最起勁。他有一部簡字論集，洋洋數萬言，說得很詳細。不過，他不限定是採用原有流傳於民間的簡字，他還用自己的意思，創造出許多簡字來，那些簡字，一大半是由草書變來的。劉復也主張這種辦法。他有一部宋元簡字譜，就是從宋、元小說中採集來的各種簡字。此外我也寫過一册簡易字說。不過，我的主張和他們略有不同。一面主張「簡」一面主張「易」。「簡」是筆畫簡單，容易寫，「易」是意義明顯，令人一見了字，便可以知道他的意義。這種主張，在我們雖然是運動得很起勁，但是在事實上說，還是沒有多少效果。因爲中國人的保守性太强，要他去舊從新，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若但就書論書，那麽，簡字論集、宋元簡字譜、簡易字說這三部書，都比

較的有系統，材料也比較的豐富，可以供研究之助。

此外再有杜定友，他曾把三個字拼成一個字。也是以簡便爲目的之一種辦法。他把「圖書館」三字併成一個「圕」字。這個字由杜先生創造以來，在中國不通行，在日本反已通行了。

五　標準字

所謂「標準字」並沒有甚麽改變，只把原有的四萬多字，審查一下，從那中間取出最常用的若干字來做標準；同時，寫通俗文字的人，限定在這個範圍內用字，不是這個範以內的字，就不用。譬如平民千字課，就是先選定了一千個字做標準，而平民千字課的課文，所用的字，都在這一千個範圍以內。此外如馬瀛、方毅合編的平民字典，也是選定了若干個字做標

準字的。再有陳鶴琴編的語體文應用字彙，也是這個意思。不過他所有的字，不是自己選定的，乃是根據了幾種通俗讀物統計出來的。

這種「標準字」不能算是積習的創新字，只不過是消極限制用舊字罷了。然而在改良文字中，終要算是一種計劃。

六　歐化字

所謂「歐化字」就是根據歐洲的文法，或名物，而產生出來的新字。這種辦法，雖然在講文學的人曾提出「歐化文」三個字的名稱來，而在講字學的人，却不曾提出「歐化字」的名稱來。然而在事實上，「歐化的字」有幾個早已通行了。例如「她」字，是約在十年前根據歐洲的文法而產生出來的一個新字，但是在今日已極通行了。學生作文寫這個「她

」字，先生不會禁止他了。每一家印刷所裏，都有這樣的鉛字了。此外有「牠」字，雖不及「她」字那樣通行，然也不能說完全不行。又如「鋁」字，「錊」字，是根據歐洲的名物而產生出來的新字，在今日也通行了。（關於化學的名詞，如此一類的還多）又如十二個爲一打，「打」字雖然不是一個新字，却是這樣的用，乃是新產生出來的一種新義。這樣的字，將來還有大量產生的可能。

* * * * * *

以上六種計畫，把他歸納起來：(一)(二)(三)同是拼音的辦法，(四)是取簡筆的辦法，(五)消極限制用舊字的辦法，(六)是參用「歐化」造新字的辦法。不過第(六)種也包括在我所作簡易字說以內。所以歸納的結果，只有三種。就是：(1)拼音字，(2)簡易字，(3)限制用舊字。

又除了限制用舊字沒有多少價值而外，所謄下來的兩種，就是(1)拼音字和(2)簡易字了。

如將「拼音字」和「簡易字」比較一下，是那一種好，那當然是拼音字的原則能合科學的方法。不過，中國的語言，字字獨立，而又同音的字太多，這是用拼音字的困難之點。所以現在最通行的「注音符號」還只是把他注在舊字的旁邊，作爲發音的符號，而不能脫離了舊字，卽以本身代替舊字用。

現在的「注音符號」拿他當「音符」用，是不錯的，是很好的方法。倘然要用「音符」代「本字，」那就有許多字分別不出。單字不必說，就是兩個連在一起的，也有這種毛病。例如「瞎子」與「蝦子，」「文憑」與「瘟病，」「孟子」與「蚊子，」「飲食」與「應酬」等，都分不開。我

們在說話的時候，就常常聽錯。說話時聽不明白，還可以當面問，寫在紙上，讀者不明白，要想問，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簡易字」呢？都是根據原有的古字、俗字而來的，或是根據外來的字而創造的。若說便於通行，那是的確便於通行，但他只不過全數中之一部份，而不是全體，絕對沒有通盤的計劃，絕對說不到合科學的方法。倘然要謀根本的改革，這種彌縫補組的方法，怕還是沒有用。

那麼，究竟要怎樣的改造呢？這個問題，現在不能答復，只好等將來再研究探討了。因爲現在還沒有人想出完備的辦法。

第五篇　關於文法的種種問題

中國文實在太不講「文法。」本來在舊式的作文者，不要所謂「文法，」只要把「之」「乎」「者，」「也」幾個字用得通了，就算會作文了。俗語道：「之乎者也已焉哉，用得清通是秀才。」我們就這一句俗語，就可以看得出舊時候的人對於作文是怎樣的觀念了。

自從馬建忠參考西洋的文法，著了一部馬氏文通而後，在中國才有所謂「文法。」以後繼續研究的人很多。比較最著名的，在早一點，有章士釗，他作了一冊中等國文典，在近一點，有楊樹達，他有關於「文法」的書

好幾種，最著名的一種爲詞詮。究竟中國的「文法」還有許多的問題，再要討論，決不是照著西洋的「文法」亦步亦趨的，就可以編成「中國文法。」

馬氏文通，當然是一部有相當價值的創作，不過，他只有歷史上的價值，而決不適於應用。他的錯誤，已經楊樹達把他一一指出來了，（楊樹達有馬氏文通刊誤單行本）不必再說，就說依照楊氏的話，把他更正了，還是不適用。因爲所謂「中國的文法，」問題尙多，我們必須把這些問題得到相當的解決以後，才可以談「中國文法。」現在就把我所已經感覺到的幾個問題寫在下面：

一 文字中夾雜標點的問題

「中國文法」中的「助詞，」本不是「西洋文法」中所有的。這是人人知道的，不必再說。單說助詞，有時候他的本身就是標點。講「文法」的人認他是一個字呢？還認他是一個標點？倘然認他是一個字，他的性質確是標點。倘然認他是標點，標點就沒有詞品可言。所以講「文法」的人，對於這個問題將怎樣的對付？

關於「助詞」的本身是標點的話，我在新標點符號使用法中已經說明白了，讀者可以參看，現在再舉幾個例如下：

柴也愚（論語）　「也」字的性質等於點號「，」

陳良楚產也（孟子）　「也」字的性質等於句號「。」

執御乎執射乎（論語）　「乎」字的性質等於問號「？」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論語）　「乎」字的性質等於歎號「！」

敬啓者（書信中通用語） 「者」字的性質等於冒號「：」

現在把本字刪去，一一用標點符號代替他，看是怎樣。

柴，愚。

陳良楚產。

執御？執射？

參！吾道一以貫之。

敬啓：

這些「也」字、「乎」字等的性質，豈不就是標點符號麽！此外再有一個奇怪的字，就是一個「乎」字。他的性質等於問號外面加一個括弧（？），這個字我最早在史記刺客傳中看見。後來留心搜集，平時讀書，遇到有這樣的字，就把他記下來，日子多了，便搜集到二十多個。曾做了一篇乎字說，專討論這樣一個「乎」字的問題。現在先把刺客傳中的「乎」字

說一說，以後再把同例的「乎」字附在下面。

史記刺客傳云：

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深沈好書。

這個「乎」字很不易解。吳摯甫說是「中」字的錯誤。其實是不然的。這個「乎」字的性質恰等於現在人家所常用的問號外加一個括弧，表明荊軻游於酒人的話，是不確定的。照現在寫法，寫作：

荊軻雖游於酒人(？)，然其爲人深沈好書。

如此，原文的「雖」字和「然」字便能貫通了。

此外同樣的例，我也把他寫在下面。因爲這樣的例是比較的不容易看見的，我既然搜集到了，無妨把他寫在這裏，讀者或不嫌我太繁瑣了罷！

以下是隨筆寫的，時代的先後，一概不分。

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墨子魯問篇）

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同如）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管子問篇）

妾欲言酒之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史記蘇秦傳）

子雖痛乎，獨謂義何！（列女傳齊義繼母）

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

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乎。（皎然詩式取境）

欲富乎，與義分背矣。（荀子大略篇）

大鋮身雖在陽羨山中乎，而所以窺伺吾輩者益急。（陳貞慧防亂公揭本末）

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靈滋虐於下乎！（唐皇甫枚三水小牘）

及更繁茂苑，其爲經籍淵藪，雖猶之燕市乎，然而吏事鞅掌，呼吸不遑，初非畏風流之罪過，實迫於晷刻之無暇爾。（明祈承㸁澹生堂藏書約）

日本雖處心積慮，以謀人國乎，雖養精蓄銳，有能亡人國之實力乎，顧何以不謀他國而

惟朝鮮之謀，不亡他國而惟朝鮮之亡？使朝鮮而無取亡之道，雖百日本其如彼何！（梁啓超朝鮮亡國之原因）

當大野盡處，叢棘之中，吾乃見彼，彼巨而壯，突厥人也，顧吾直奔之，雖吾弱且瘠乎，有聲霍然，似有物爾許大，飛經吾側而去，耳爲之鳴，吾自念曰：「彼射我矣。」（周作人域外小說集四日）

雖賤隸乎，常叱喑思因事自立。（胡天遊侯振東傳）

以上各例，除了刺客傳不算，共有十三個。最早的是墨子，最遲的是梁啓超、周作人。可見這種例自古至今，是不斷的有人用，不過散見在各書中，讀者都不注意罷了。

此外再有不用「乎」字，而用「耶」字、「哉」字的，性質也是一樣。現在把我所已經找到的例寫在下面：

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莊子山木篇）

天下之人唯（同雖）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與也。（荀子大略篇）

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淮南子人間篇）

申徒嘉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掾議，吾且奏之；卽（同「若」。漢書作「則」，「卽」「則」皆同「若」）私邪，吾不受私語。（史記申徒嘉傳）

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莊子天地篇）

後學者有志邪，聞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邪，日陳堯、舜於前，無所用之。（顏氏學記習顏答李恕谷語）

以愚之名加之人，其人誠愚耶，亦不肯受矣。（明楊循吉說愚贈王君）

以上關於一個「乎」字，我的話說得太多了，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很對不起讀者，費了許多寶貴的光陰，看這些同樣的例，請讀者原諒爲幸。我並無別樣目的，只不過既然搜集了這些材料，不得不如此，以慰我的發表慾罷。

二 兩個字切成一個字的問題

中國字中有兩個字切成一個的例。我已經發現的有一個「諸」字，現在就把「諸」字拿來說一說：

「諸」字有時候是由「之」「乎」二字切成的。例如：

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論語）

此句等於

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之乎？

又如：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

此句等於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之乎？

的。

上面所引的例兩個「諸」字，分明都是由「之」「乎」二字切成的。

讀者看了上面的例，如還不信，可以再看下面的例。下面的例，都是引得論語中問答的話，試看他凡是問語用「諸」字，答語都用「之」字，就可以看出問語的「諸」字等於「之」「乎」二字了。

「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我們看了上面的例，不得不信這種「諸」字是「之」「乎」二字切成的了。況且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清人王引之的經傳釋詞也說起「

之」「乎」二字切成「諸」字麽！

「諸」字既然是由「之」「乎」二字切成的，那麽，他在「文法」上就發生問題了。因爲照「文法」說：「之」字是「代名詞」，「乎」字是「助詞」，（疑問助詞）（其實乎字是標點中的問號）那麽，一個「諸」字是含有「代名詞」和「助詞」兩方面的作用。到底認他是「代名詞」呢？還是認他是「助詞？」還是認他是另外一種甚麽詞？

「諸」字不單是由「之」「乎」二字切成的，有時候也是由「之」「於」二字切成的。因爲「於」字古音讀作「烏」，所以「之」「於」也可切成「諸」。例如：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

此句等於

君子求之於己，小人求之於人。

這樣一個「諸」字，在「文法」上又發生問題了。照「文法」說：「之」字是「代名詞，」（代所求之道）「於」字是「介詞，」今二字切成「諸」字，那麼，這個「諸」字是含有「代名詞」和「介詞」兩方面的作用。到底認他是「代名詞」呢？還是認他是「介詞？」還是認他是另外一種甚麼詞？

「諸」字由「之」「乎」二字切成，比較的容易看得出，所以有好幾個人說過。「諸」字由「之」「於」（或「之」「于，」也是一樣）二字切成，因為轉了一個灣，比較的不容易看得出，所以從前沒人說過。因此，我想和這個情形相似的字，恐怕還有，不過一時不曾被人家發現罷了。

又據夢溪筆談所說：「不」「可」切為「叵，」「何」「不」切為

「盍，」「如是」切爲「爾，」「而已」切爲「耳，」則這樣的切音字也很多。這些字在「文法」上都有問題，我們談「文法，」對於這些切音字的問題，不得不加以研究。

三　冠詞的問題

一般人說，在「中國文法」中沒有所謂「冠詞，」其實不然。「中國文法」中的「冠詞」最複雜，比英文中的 The a an 不知要複雜到多少倍。「中國文法」中的「冠詞」是加在名詞和數目字的中間，例如「一把刀，」「兩條魚，」「百乘車，」「千竿竹」之類，「把、」「條、」「乘，」「竿」都可以說是冠詞。

這種「冠詞，」在現代的白話文中最多，但是在古代的文言文中也

不是絕對沒有。這一類的「冠詞」到底有多少個？至今沒有人做過統計的功夫，說不出他到底有多少。現在只揀白話文中常用的寫在下面，已經很可觀了。

把　刀稱把。椅子也稱把。鋤頭也稱把。（柴稱把，不在此例）

座　房子稱座。

個　有許多東西稱個：如「一個碗」「一個茶杯」之類。

隻　禽獸，有許多稱隻。如「一隻雞」「一隻貓」之類。

條　牛稱條。魚也稱條。

匹　馬稱匹。（布稱匹，不在此例）

枝　筆稱枝。杖也稱枝。

盞　燈稱盞。

張　桌子稱張。

面　有些地方鼓稱面。鏡子也稱面。

眼、井稱眼。

頭　有時候鳥獸也稱頭。如「一頭羊」「一頭鸚鵡」之類。

尾　有時候魚也稱尾。

本　書稱本。

冊　書又稱冊。

根　棒稱根。

株　樹稱株。如「一株楊柳」「兩株桃花」之類。

竿　竹稱竿。

朵　花稱朵。

間　房子也稱間。

口　劍稱口。劍，有時候也稱把。箱子稱口。

輛　車稱輛。

乘 車也稱乘。

位 人有時稱位。

頂 帽子稱頂。有些地方橋也稱頂。

尊 佛像稱尊。

封 信稱封。

文 錢稱文。

枚 有許多東西稱枚，以果子稱枚的爲尤多。

柄 扇子稱柄。

這一類的「冠詞，」一定還不止這幾個，但是單就這幾個而論，已經很複雜了。有幾個字，有幾種東西可以通用；有幾個字，是絕對不能混用的。其中又有時間的關係，和空間的關係。例如錢稱「文，」在古代是很通俗的，不過到現在已經不十分通行了。又如橋稱「頂，」據我所知道的，是在

江、浙一帶地方是如此稱，如在我們家鄉，（皖南）就稱「條。」又如上海的土語，稱店為「爿。」如「一爿店」「兩爿店，」這種稱謂，所通行的地方是很不廣的。

總之，這樣的冠詞，如今還沒有人做個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功夫。誰知他在「中國文法」中却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

四　名詞動詞等互相變化的問題

在「文法」中，有時候「名詞」變成「動詞，」或「動詞」變成「名詞，」這是無論在西洋，在中國，都是有的。在西洋的文字中，是把「語尾」改變，在中國的文字中，却是把讀音改變。所謂讀音改變，就是「平上去入」聲的改變。例如：「思」字讀平聲是「動詞，」讀去聲就是「名詞。」

「飯」字讀去聲是「名詞,」讀上聲就是「動詞。」像這一類的互變的字很多,而又不依照一定的規則變化,所以用的人覺得有些困難。現在把這一類的例隨便抄錄幾條如下:

操　平聲,動詞。「操守」,

操　去聲,名詞。「節操。」

擔　平聲,動詞。「擔負。」

擔　去聲,名詞。謂所擔負之物。

強　平聲,形容詞。「強健。」,

強　上聲,副詞。「勉強。」

吹　平聲,動詞。謂風吹物。

吹　去聲,名詞。「樂器」(凡可吹的樂器稱名爲吹)

彈　去聲,名詞。「彈丸。」

彈　平聲，動詞。以弓發彈丸爲彈，

坐　上聲，動詞。

坐　去聲，名詞。又作座。謂所坐之位。

空　平聲，形容詞。

空　上聲，名詞。與「孔」字同。

泥　平聲，名詞。「泥土。」

泥　去聲，動詞。「拘泥。」

舍　上聲，動詞。謂止息。

舍　去聲，名詞。謂止息之所。如「旅舍。」

道　上聲，名詞。「道路。」

道　去聲，動詞。「引道。」又作「導。」

我想在「文法」中這一點也有研究的必要。所困難的，就是尋不出

幾條一定的規則來。

五 特別文法的問題

中國文的結構，本和西洋有根本不同之處。所以拿「西洋文法」做標準，以整理「中國文法，」實在有許多困難的問題發生。我所已經感覺到的，除了上面所說的幾項以外，再有一種特別的情形，我們很不容易題一個適當的名稱，只好稱他爲「特別的情形。」現在舉一個例如下：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孟子）

按這句文，有人說是不通的。因爲「之」字是「代名詞，」「興」字是「自動詞，」「自動詞」底下何以能放「代名詞？」應該把「之」字刪去，才通。這話一出，贊成的人很多。我起初也很贊成這一說。因爲照「文

法」說，孟子的原文實在是多了一個「之」字，把他刪了，像下面那樣子，豈不好麼！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矣。

這個「之」字，果眞不通麼？到也未必，這問題，已有人討論過。某先生說：

說文：「之，出也。象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也。」「之」的本義，是艸的生育。孔子弟子公祖句茲，字子之。「句」「萌」、「茲」、「益」，都是狀草木生長的字，古人名字相關，這是「之」字用本義的一見。孟子：「雖有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此再見也。苗之「興之」，苗起而上長耳。「興之」複動詞也。孟子書中他見之「興起」、「興發」，皆其類。說苑之引孟子此文，「之」作「起」。是「之」字之不得其解，西漢已然矣。（見文學週報第八卷第九號）

將「之」字作「起」字解，在這裏可以自成一說。然孟子中不合「

文法」的「之」字，不止一處。如云：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這裏一個「去」字，也是「自動詞」。「去」字底下爲甚麼又用「之」字呢？孟子又云：

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這裏一個「去」字，也是「自動詞」，爲甚麼「去」字底下也用「之」字？

而這兩個「之」字，決不可作「起」字解。況且這一類的「之」字，在後人用的也有。例如：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史記廉頗藺相如傳）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蘇東坡文）

「匿」是藺相如匿，「生」是蟲生。「匿」和「生」都是「自動詞」，底下爲甚麼都有「之」字？而這兩個、「之」決不能作「起」字解。

照這些例看來，「興之」的「之」字，不一定是作「起」字解。

另外又有一說是某先生說的。他說：

> 「之」字實「反射代名之詞。」Reflexive Pronoun 與此句英譯 Then drops rise themselves 末字相當。（學衡第十一期）

這一說比較的好。上文所引其他「之」字，用此說也解得通。不過，照「中國文法」的習慣說，應該用「自」字，不應該用「之」字。而把「自」字放在「興」字上面，作：

> 則苗勃然自興矣。

況且上文說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明明是說苗因得雨而興，今加一

個等於 Themselves 的「之」字，實在是上下文不貫通。如此說來，上面所引其他各例中的「之」字，雖然也可以講得通，但終覺得不是必須要的一個字。

照我個人的管窺蠡之見，這一句在「文法」上的難解處，還是在一個「興」字。因爲上文說：「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下面說：「苗勃然興。」在字面上說，「興」字當然是「自動詞，」實在這一句中是含著「雨興苗」的意思。倘然說「雨興苗，」那麼，「興」字就是「他動詞，」他動詞的下面應該有這樣的一個「之」字。如此說來，這個「興」字實在是介乎「自動」「他動」之間，也可說以一字而兼有兩種詞品。

此外孟子上兩個「去」字，史記中的「匿」字，蘇文中的「生」字，也是一樣的性質。兩個「去」字都含有「棄」字的意思，「匿字」好像

是有「避」字的意思。「生」字有「腐物生蟲」的意思。總之，這幾個「動詞」在文法中實在是兼有「自動詞」和「他動詞」兩種詞品。好像是兩棲類的動物，水陸都可以居住。好像是隱花植物，雖然看不見花，而花的功用還是有的。

如此說來，我們在「文法」中怎樣安排他呢？至少要在原有的座位外，另添一個新座了。

以上是舉一個「之」字爲例，此外特別的「文法」還有好多。現在再說「動詞」中的「意動」和「致動」。「意動」和「致動」這兩個名詞，是見於盧自然先生的一篇文章，（學生雜誌十卷十一號）盧先生有沒有根據，我不知道，但就他的原文看來，「意動」和「致動」可以成爲「文法」上的一個問題。現在把他的大意和原來的舉例節錄在下面。

他的「意動」和「致動」的界說是如下：

意動　就是「以爲如何」的意思。

致動　就是「使之如何」的意思。

「意動」，「致動」的實例如下：

登泰山而小天下。（以爲小）　（「小」字是「意動」）

大匠斵而小之。（使之小）　（「小」字是「致動」）

人之自智而愚人。（呂氏春秋）　（「愚」字是「意動」）

古之爲治者，將以愚民。（老子）　（「愚」字是「致動」）

此外再有詞品的變化，太沒有限制，幾乎可以說，無論一個甚麼詞，都可以拿來做任便甚麼詞用。其中頂特別的，是「代名詞」作「動詞」用，「歎詞」作「動詞用，」一個「副詞」一個「助詞」合成「歎詞。」現在各舉一例證明如下：

> 淮南子詮言篇：「若山邱直己而足物。」許慎註：「己，己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爲百姓故而生之也。」

許慎註中「己己山也，」第二個「己」字，是把「代名詞」作「動詞」用。這樣的例，我還記得有兩個。一個是朱子註論語：「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一個是見於晉人說說：（書名已忘記）「人無貴賤，皆你之。」謂對於他人，不論貴賤，皆稱爲「你」。這種以「代名詞」作「動詞」用的「文法」都很特別。

>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莊子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莊子）

第一「嚇」字爲「歎詞，」第二「嚇」字爲「動詞。」這是將「歎詞」作「動詞」用了。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

這裏「甚」字是「副詞」,「矣」字是「助詞」,却是「甚矣」兩個字合起來,就成了「歎詞」。況且「矣」字的性質也就等於標點,(在前面已有說明)那麼,單是一個「甚」字,也就成爲「歎詞」了。

以上所說的,都是特別的「文法」。這種「特別文法」一定還不止這幾個。不過我一時想不起許多,而在這裏也沒有多舉的必要,或者我在將來,專門研究「文法」,再來和讀者討論罷。

結論

我在前面，把我的意見寫完了，在這裏再寫幾句，作爲本書的結論。我想：讀者讀完了這本書以後，所做的事情大約是如下：

(一)對於已經過去的情形，知道他們的內容是怎樣，覺得他們是不好，而仍舊有無形的勢力存在，就從根本上去剷除他。

(二)對於已經過去的事情，覺得他有好處也有壞處，就細細的比較利害，孰大孰小：當然，是利大則取，害大便棄。

(三)從已經過去的歷史中，尋出將來改革的計劃來。

(四)對於他人已經提出的改革計劃，比較其長短，而定從違。或參考衆說，而另想出他法。

(五)把這本書當一個舉例看，由此推廣，提出他種問題。

(六)把這本書中所說的話當作材料看，供給自己做旁的事情的研究用。

(七)把這本書當「報屁股」上的消遣文章看，看過了，便拋去了。

(八)把這本書當作學校考試時供抄襲的夾帶用。

(九)看罷，付之一笑。或是高興批評幾句。

(十)看罷，莫明其妙。

這種種都是讀者的自由。

附錄四篇

（一）上大學院請規定國語及文法標準書 民國十七年

敬啓者：國語運動，已經許多年了。直到現在，纔有可以一致進行的趨勢。但照事實上看，還有許多障礙。障礙在那裏？就是用字不一致，和詞句的組織都沒有統一的標準。國語的最大好處，原在教人容易明白；要是用字不一致，同是一句話，在甲書用這箇字，在乙書又用那箇字，求學的人究竟從誰爲是？怎會有這現象，因爲國語的寫法本沒有一定的標準，隨書寫人的歡喜，自行運用，所以有這現象。這是厲行國語的第一箇障礙。詞句的組

織，屬於文法。民國初年上海的書舖，曾出了好幾種國語文法書。內容也不盡相同，究竟那一種合用？沒有經人考訂，也還不能下斷語。但是各學校採用的很少。到了如今，幾乎等於沒有。既然沒有文法的約束，自然國語的組織，沒有一定的準繩。所以現在的國語，好的固然不能說沒有，但是文不文，語不語，夾雜不清的國語作品，實在不少。這是厲行國語的第二箇大障礙。要免除這兩種障礙：第一，須有劃一的國語字典。第二，須有統一的國語文法。這兩項工作，少數的著作家，或教師，不能做。並不是他們沒有這種學識，實在是他們沒有這種權力。譬如字的不同，那箇應當去，那箇應當留；文法的規定，那一箇應當從，那一箇不應當從：少數人固然不能憑自己意思強定，就是幾個學校，也不能強定。因為勉強定下，沒有人肯從，也是沒有效果的。貴院是全國最高的學府，發一命令，全國學校，沒有不遵從的。對於字和

文法的問題，要徵求全國學界的意見，決定標準，都是很容易的。根據上面幾個理由，某某等所以懇求貴院爲民衆掃除這個障礙。至於辦法，可照統一國音會的辦法，召集全國研究國語的專家於一處，開一會議，把國語所用的字和文法，公同商定一適當的標準；再由貴院把這標準頒行全國：應用國語的，都要照這標準去用；對於通俗的書報，都要加以適當的檢查。這種辦法，是厲行國語的正當辦法。但是除了貴院外，便沒有人能做。所以冒昧上書，請求貴院把這件事的原委利弊，通盤籌畫。如以爲可用，就望從早實行。再者：還有一層意思，要附帶說明。這種標準，是以小學程度所用書報爲範圍。像下面所列各項，可以不受這標準的約束：(一)專門文學作品所用的字和文法。(二)專門科學家所用的字和文法。(三)特殊社會所用的字和文法。這幾項例外，是應該鄭重聲明的。把國語定了一個標準之後，再

把國文定一個標準，也是一樣的辦法。總之，某某等希望國語運動進行順利，所以有這個請求。一半也是身經教授國語的許多困難，所以有這個願望。貴院是全國最高學府，這類情形，想來早已見到。某某等所陳，不知道是否有當，敢請核覆。

這是民國十七年（或十八年，現已記不清了）同幾個朋友給大學院的一封信。當時雖然得到回信，但也沒有確切的辦法，大約因爲這件事情問題太大，不是一時所能解决的緣故。現在把這封信稿附在這裏，可供讀者的參考。

本篇和下一篇，目的都是在於統一。和我前面所說的，不無出入之處，讀者可分別看。

（二）擬應教育部徵求編輯中小學國語教科書之意見書

民國十九年

一 關於實質方面

宜抱定遠大的宗旨，不可爲目前的環境所拘。爲甚麼要這樣呢？因爲中小學（尤其是小學）教科書的性質，和報章文字及其他宣傳文字不同。報章文字或宣傳文字是給現代民衆看的，今天讀了，今天就去應用，故處處對於今天的環境而立論。教科書是給兒童讀的，兒童是未來的民衆，他們今天所讀的書至少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後才能應用，故編教科書者的目光，當注射到十五年或十年以後。倘然爲目前的環境所拘，只知對付目前的應用，而沒有遠大的宗旨，將此種思想深印入兒童腦中，到了十五年或十年以後，他們長大了，環境已不同了，而他們還是拿十五年或是

十年前所學的來應用，不但是無益，說不定因此轉變方向，而生出不可思議的流弊。因爲有許多思想，確是救時疫的良藥，但不是永久的滋養料。兒童所需要的，是牛乳，是牛肉，不是十滴藥水，八卦丹。例如現行各教科書，對於破壞方面的話太多，建設方面的話過少，就是患了這個毛病。（我不是反對破壞，但覺得十年或十五年後所需要破壞的工作，不必如今日之多）所以說：要抱定遠大的宗旨，不可爲目前的環境所拘。

編教科書者不是預言家，何以能知道十五年或十年後的環境是如何？但是，既然負着教育未來民衆的重大責任，見解自當稍爲遠大，不應爲目前的環境所拘。教科書上所說的話，當然不能一一和將來的環境相同，但是，大體總要比較的有永久性，不可太偏於時代性。

若問這種遠大的宗旨如何而定？這個答案，也很簡單。只要把三民主

義、建國大綱等書熟讀精研，而取材及立論，不要拘於目前的環境，那就好了。

二　關於形式方面

用字須有統一的標準，爲甚麼要這樣呢？因爲現行國語文用字，已不統一。例如「你去嗎？」或作「你去麼？」「嗎」「麼」均可用，不能謂誰是誰非。然而實際應用上，已不統一。不但「嗎」「麼」二字如此，其他「哪、」「那，」「那麼、」「那末、」「你、」「您、」「什麼」「甚麼」等，都是，如此。他她牠三字，或分或不分，的底地三字，或分或不分，也都是如此。用字不統一，於教育普及方面有極大的阻礙。欲收統一之效，當從小學教科書入手。但現行各教科書，出版者不止一個書店，編輯者不是一人，甲如此，

乙又如彼，怎麼能收統一之效？就是在一人編輯的書內，也難免這種弊病。例如高小及中學教科書的材料，多選錄他人的名作，兩個名人的作品，用字可以不一，而選錄的人沒有得到作者的同意，又不能擅改，而且不能決定改那一個，從那一個，如此雖明知不便，也只好由他去了。這個缺點，私人不能補救，只有鈞部可以補救。

所以希望鈞部於編中小學教科書之前，先規定一種標準的字，編教科書時，卽以此爲準，選錄他人名作，有不一律的，須改爲一律。如此，方可收用字統一之效。

此種標準字，將來就成爲「通行字，」其他的字，就是「非通行字。」「非通行字」在特別的書籍中，或是在文學作品中，當然可以自由運用，但在通行的文字中，不承認其有通用的可能。這一點，看是不重要，其實關

係也很大，似不可以忽略的。

這篇短文是於民國十九年擬應教育部的徵求而作的。那時候教育部曾登報徵求這項意見，我草了這篇短文，本擬應徵；後來又覺得沒有甚麼特別見解，不過是老生常談，所以就沒有寄去。今因可以供給讀本書的人的參考，又偶然把底稿翻出來，所以把他附在這裏。

（三） 編輯民衆文學之管見

民國十二年作 今節錄第一節

第二是形式方面。編輯民衆文學，有人以爲用平民千字課裏的一千個字爲標準。然我以爲這一千個字太少了，實在編不出很好的有文學意味的書來。我曾實地試驗過，連「老板」的一個「板」字也沒有。這眞困難極了。

因此我主張擴充字數。但是新加的字，民衆不識，又怎樣呢？我以爲不妨。今舉一例來說明：譬如「鋸」字，平民千字課中是沒有的，但是可以用。假如一句道：「木匠用鋸子鋸木頭。」我想民衆一讀，一定可以知道。這是一個「鋸」字，因爲「鋸」字「金旁」「居聲」「金」字，「居」字，他都已認識了，（這兩字平民千字課中都有的）而「鋸」字放在這樣的句子中間，他一定可以無師自通。如此用生字，不但不發生阻力，而且可以使他多識一個生字。再要便宜也沒有了。如此一類的字很多，可以盡量採用。

況且千字課乃是最低限度的一千個字。倘然在這一千字外，再識幾個，那更好了。並不是說有了這千個，以外的都不必要識。爲著畢業的期限短，只能敎一千個字，這是沒法子想的事。畢業以後，自由閱書的時期，比在

民衆學校要多得幾百倍。逐日多識幾個生字，不但不吃力，而且更有興趣。倘然只一千個字，搬來搬去，民衆也要厭讀了。所以在民衆方面，也有多識生字的慾望。

這篇管見，曾載於民國十二年份教育與職業週刊上。今節錄其第二節於此，因爲他說到民衆文學用字的問題，有足以供讀者參考之處。

(四) 詩之鑒別

民國十八年演講稿 莊季融君記

中國現在很多愛好文學的人；詩是文學的一部分，所以研究詩的人也有不少，不過我們翻開了一部詩集，內中那幾首是優的，那幾首是劣的，這是很難加以決定的，進一步講，有許多的似詩而實非詩，也有不少的似散文而實是詩的，所以，我們要了解詩之所以爲詩，以及詩之優劣，自非深

下探討工夫不可。今晚兄弟所講的題目是「詩之鑒別」現在請分作七節講之。

一　似詩而非詩

我們誦了急就篇裏「稻黍秫稷粟麻秔，餅餌麥飯甘豆羹，」和三字經裏「魏蜀吳，爭漢鼎；號三國，迄兩晉，」兩段之後，試問這些是不是詩？普通人以為上面所引的兩段文字，句子既極整齊，聲調又甚和諧，——換言之，都很合詩的格式。這一定是詩了吧，其實，他們底見解是錯誤的，我們要知道詩之所以為詩，並不是單單在於字句之整齊，聲調之和諧，而大半是在於使人們誦了之後，會發生情感，詩底定義，在中國最簡明的一個，就是「詩言志，」「志」訓為「情，」「情」所以詩人做詩可說是發表他或她底情

感，也卽是予人以情感的了。我們讀了上面兩段字句，並不見得有甚麼情感發生，不過僅僅予我們以幾許知識罷了。因此，那兩段字句在形式上雖像煞是詩，但實在算不得是詩，這就是似詩而非詩的二個例。

二 似非詩而是詩

錢鏐寄婦書中的「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與袁枚祭妹文中的「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兩段文字，我們一時看上去，不消說得都是散文，可是我們幾經把它玩味，覺得它是含着無限的詩意；就形式方面論，它自然不失爲文，以言實質方面，則它實有詩底成分哩！並且我們若把這兩段文字一加更改，它就可以一變而爲很好的絕句啦。譬如，將「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改作了「陌上花開緩緩歸。」又

將祭妹文改作「紙灰飛揚朔風大，歸矣回頭猶望汝。」我們再把它吟誦一下，難道還不是很好的詩？這也是似非詩而是詩的兩個例子。

三 詠史詩與弔古詩不同

詠史詩和弔古詩原都是對於歷史上的事蹟而作的；不過前者底性質是批評的，而後者是感慨的，更明顯地說，詠史詩不過是就歷史上的事蹟加以紀述或論斷而已；而弔古詩呢，則除此之外，作者對於該歷史上的人物或者事實，更表現出了一種感慨來。大抵弔古詩要比較詠史詩勝了一籌，這是單就詩的本身而言，至于兩種詩做的好不好？那是另一問題。我們現且舉了幾個例來看：

(1)吳偉業題士女圖之一

「霸越亡吳計已行，論功何物賞傾城？西施亦有弓藏懼，不獨鴟夷變姓名。」

⑵吳永和詠虞姬

「大王眞英雄，姬亦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不紀美人死。」

上面所引的兩首詩，我們可以斷定它都是詠史詩，因爲它無非紀述西施在亡吳計策上的功績以及批評虞姬爲一個奇女子罷了。我們再來看看：

⑴王士禛眞州絕句之一

「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烟；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

⑵劉禹錫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我們讀了上面幾首詩之後，就覺得作者除了描寫眞州和烏衣巷的景物之外，他們並且表示出了無限的感慨。

四　詠物詩與比興詩不同

、詠物詩和比興詩的異點，是同詠史詩與弔古詩之所以不同一樣的道理的。現在我們試舉二個例子如左：

⑴元好問山居雜詩之一

「瘦竹籐斜掛，叢花草亂生；林高風有態，苔滑水無聲。」

這首詩只在寫景寫物，別無所及，所以自是詠物詩了。

⑵蘇軾東欄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這首詩上半首固然是描寫景物，但下半首乃在以人之一生的短促，譬之梨花霎時間的一開而即凋謝了，這是作者對那花表示着熱烈的同情，所以這首詩乃是一首比興詩。

五　紀事詩與感事詩不同

所謂紀事詩，望文生義，我們當然都曉得單是陳述事情的一類的詩；講到感事詩呢。那也不用說是一種對于某事某物發生感慨而做的詩了，扼要言之。紀事詩是客觀的。而感事詩乃是主觀的，我們也來舉兩三個例子罷。

(1)范成大田園雜興之一

「昨遣長鬚借踏車，小池須水引鳴蛙，今朝一雨添新漲，便合翻泥種藕花。」

這首詩絕對的祇在紀述事實，故當認為一首紀事詩。

(2)陸游劍門道中遇雨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何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3)蔣超金陵舊院

「錦繡歌殘翠黛塵，樓台已盡曲池湮；荒園一種瓢兒菜，獨占秦淮舊日春！」

這兩首詩的作者非特紀述了事實，抑且對于所經歷的事及所看見的物，感慨係之；因而我們可以論定，這兩首是感事詩，感事詩裏面的每一句句子或者每一個字眼，往往爲了讀重了一些或者輕了一些，都會發生情感濃厚淡薄的影響底。

六　情感眞假之鑒別

上面已經把詩之所以爲詩的問題分爲數節概括的說明白了。現在正待討論的是情感眞假之鑒別。我們諒都曉得情感眞假之鑒別就是詩的優劣問題。許多人以爲鑒別情感之眞假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但是終能分別，我們若想判斷一個詩人在其詩上所表現的情感是眞是假。只須

詳細考證其生平傳記和其他事跡就得了。譬如，沈德潛的塞下曲：「千重砂磧萬重山，三載燒荒未擬還。流盡征夫眼中血，誰人月下唱陽關？」我們可以說他底情感必是假的，因為作詩者並不曾到過塞外；那末詩裏所云各節自然均是出之杜撰，更何真的情感之可言？反轉來講，我們知道王士禛曾到過秦淮河的，因此，對于他底秦淮雜詩中所云：「潮落秦淮春復秋，莫愁好作石城遊。年來愁與春潮滿，不信湖名尙莫愁。」當然說他底情感是眞的，有時作詩者的傳記並其他事跡都無從考證，則欲判斷其情感之眞假，似乎比較困難些。然而情感之眞假還可以希望鑒別出來，只要是我們肯去研索的話，因為有眞的情感的詩，必是有所作而作的，極深刻的，而凡含着假的情感的詩呢，則一定無病而呻的，牽強附會的，再就旁的事項方面的情感說罷：

（一）譬如像日本人口頭上雖天天嚷着「中日親善呀！」的論調，我們頭腦簡單的中國人也知道他們對我們所表示的情感完全是假的。反之，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及已滅亡了的國家如韓國等等，對于中國底國民革命運動十分同情，這同情心我們就毫不猶豫地認爲眞的。這是國際間情感眞假之鑒別。我們還要說些友朋間眞假情感之可以辨識的事例，

（二）假使我們底知己友人不幸而逝世了，我們免不了要做一篇沉痛的祭文或者吟成幾首悲傷的輓詩，以誌哀思；而我們這樣悲悼的情感自然是眞的。否則，如果是與我們沒有甚麼深交的朋輩死了的話，我們本來感覺不到怎麼傷心，但爲了對方來了訃聞的緣故，于是在應酬指南一類書裏抄襲了幾句現成文章，或者託人代撰幾句七湊八併的句子，寫成了一副輓對送去了事，——那種情感顯見是屬於假的了。所以，情感之眞假，終

究有如涇渭的一樣區別的呢。以上所引的詩如蘇軾之東欄梨花，陸游之劍門道中遇雨，蔣超之金陵舊院等幾首詩有眞的情感，實在皆是極好極好的詩。

七　中國詩與西洋詩之異同

所謂中國詩與西洋詩之異同點，祇是指一部份而言，並不是說絕對的全部不同，我們對于這一個觀念先要弄清楚的。有很多擅長西洋學問，而對中國舊學倒似乎沒有深切的研究的國人往往於西洋詩贊不絕口，而認爲中國詩一無足取，此外也有不少數的學者們發表一種比較的理論，他們說：「西洋詩所給予我們的情感是熱烈的，中國詩所給予我們的情感是冷淡的。」照我的眼光看起來，則西洋詩上的情感雖說是熱烈的

多，然其中冷淡的也仍應有儘有；反之，中國詩上的情感固以屬于冷淡的居多，却也不無熱烈的。進一步講，熱烈的情感算不了定是構成好詩的唯一要素，猶之乎冷淡的情感保不住卽是詩之所以做得不好的象徵呢。大抵西洋詩裏的情感多是發洩無遺的，中國詩裏的情感是含蓄不露的；前者能夠引起人們外表上的觀感，後者却會引起人們骨子裏的觀感，換句話說，西洋詩一見了就予我們以一種激刺，它底感動我們的力量確是不弱，可是過了幾時再去讀，我們就要覺得索然乏味了；中國詩呢，我們起初看了一遍，實在多半領悟不到什麼，必俟仔細吟誦許多次之後，方纔逐漸地對于它底好處可領會，到了後來竟是百讀不厭，謂予不信，請把下列三首詩過細的研究而吟誦之。

(1)中國詩　溫庭筠瑤瑟怨

「冰簟銀床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

(2)中國詩　張泌寄人

「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迴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

(3)譯西洋詩

「攝心如閉門，防我情奔逸，春風不解事，又送琴聲入，春輝淡蕩中，愛情爲我說：「不讓我自由，便使汝心裂！」」

所以在這裏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就是西洋詩多是只有一時吟誦的價值，而中國詩大半倒有永久玩味的價值呢，不過這或許是我底偏見，不足視爲定論吧！

結論

以上已把七節通統講演過了。現在我要聲明幾句話，就是今晚所講

的關于詩的問題，都無非是我個人底意見，講的如有不對地方，尙請諸君加以糾正呵！

這是民國十八年的一篇演講稿，中間所說的話，和本書中「韻語」的問題，有些關係，所以把他附錄在這裏。

又，我另有一冊詩的作法，和本文也有關係。讀詩的作法的人，也可以參讀本文。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出版

中國文的過去與未來（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著者　胡懷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 各省　世界書局



